

國立臺灣博物館「大館帶小館」展示計畫的十年回顧及反思

研究組—呂孟璠

一、前言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自 1990 年代後期起開始專案補助各地地方政府興建地方性原住民文化展演館舍，其功能以做為地方原住民文化展示、表演與活動中心為主，至今全臺共有 29 座地方文化館正在營運中。然而，多數館舍在開幕後隨即面臨營運瓶頸；人才短缺、資源不足、定位不明以及社區參與不踴躍等問題造成這些地方文化館未能發揮預期功能，更曾有 13 座館舍被公共工程委員會列為「活化閒置公共設施專案小組」列管對象，媒體甚至給予「蚊子館」的負面評價。因此，為了進一步改善前述問題，原民會自 96 年度起實施「原住民族地方文化館活化計畫」，內容由最初的輔導列管館舍解除列管以及編印「臺灣原住民族文化館營運行銷手冊十大關鍵秘笈」等目標，逐步進行到實地的評鑑訪視與針對特定館舍的重點輔導，其中涉及研究、典藏、展示、教育、文創行銷、觀光等博物館經營多元面向且愈益廣泛。其中，在展示相關計畫方面則提出「大館帶小館」計畫，邀請國內幾座發展較久、較具規模與資源的都會型「大館」，與前述 29 座地方性的「小館」進行展覽交流，立意為透過這樣「大館」與「小館」的接觸，試圖將各種博物館理論與實務經驗帶入原住民地方文化館，借鏡「大館」成功的博物館展示經驗，達到活化「小館」的目標，此為「大館帶小館」計畫的源起。

國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博館)自 96 年度起開始年年參與活化計畫，除了與原民會委託團隊合作舉辦多場講座與工作坊、行銷推廣及館舍結盟活動等，更是以「大館」的角色參與規劃了十多檔「大館帶小館」合作展示計畫，並發展出屬於臺博館特色的「大館帶小館」計畫，推動「原住民文物返鄉特展」系列。「原住民文物返鄉特展」系列之策展過程首先邀請部落耆老進入博物館庫房檢視及挑選展品，再交由部落主導展示內容規劃與展品詮釋等工作，接著共同規劃展示設計及相關活動，最後在適當保護機制之下將典藏文物原件借展

至地方文化館展出；期盼藉由這樣的過程，分享博物館策展及文物維護經驗及資源，同時激發出部落人士對原鄉的情感與認同，並促使藏品與其「源初社群」(source community)，意為博物館典藏品來源的社群 (the communities from which museum collections originate)，其指涉的範圍包含文物被入藏時的社群本身，以及直至今日之後代子孫 (Peers & Brown, 2003) 接觸，進而延續其生命史，體現其更深層的文化意義。本文擬由臺博館規劃「大館帶小館」計畫之「原住民文物返鄉特展」經驗出發，擬整理臺博館 96 至 106 年這十年之間相關計畫執行過程及成果資料，試圖與博物館及原住民關係之議題進行連結，期盼透過這樣回顧及反思的過程，針對此計畫未來發展策略提出更多可能性。

二、從「大館帶小館」發展「原住民文物返鄉特展」系列

臺博館自 96 年開始參與原民會「原住民族地方文化(物)館活化計畫」，初期主要參與模式多為地方文化(物)館的駐館解說員、替代役男等舉辦數次博物館文物保護、典藏管理、展示教育相關之工作坊，企圖把現代博物館學的知識注入地方館舍，對其實際的營運產生效益。而在活化計畫項下的「大館帶小館」展覽計畫方面，臺博館 97 年策畫了「原飾之美—國立臺灣博物館藏原住民飾品巡迴展」前往宜蘭縣大同鄉泰雅生活館、桃園縣原住民文化會館、臺南市原住民文化會館以及屏東縣三地門鄉原住民文化館等地展出；98 年則策畫了「冰原巨獸—長毛象標本特展」至臺東縣成功鎮原住民文物館、彰化縣原住民文物館展出，以及「原住民與貝殼的故事特展」至臺南市原住民文化會館、宜蘭縣大同鄉泰雅生活館展出。同時，也就從 98 年起，臺博館「大館帶小館」的策展模式有了新的突破：與花蓮縣瑞穗鄉奇美文物館合作策劃「奇美文物回奇美」特展。「奇美文物回奇美」特展的策展過程與前述的巡迴展式的特展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博物館首開邀請部落耆老進入博物館典藏庫房檢視文物的先例，並透過這樣的起頭續而進行策展規劃及展品選件的階段，在這過程中並將展覽內容詮釋的主導權交給部落，臺博館則是在展示技術、展品維護及推廣宣傳等層面上著力，達成共同策展規劃的實際過程，並將來自

部落的文物透過館對館借展的合約及安全無虞的情況下送回部落展出。此舉不論對臺博館本身，或是臺灣博物館界，都是一項具有指標性的創舉；臺博館也從此揮別巡迴展式的「大館帶小館」特展，逐漸發展出專門為特定部落量身規劃、共同合作策展的「原住民文物返鄉特展」系列。

因為「奇美文物回奇美」的迴響，臺博館接下來數年間又與好幾座原住民地方文化館進行「原住民文物返鄉特展」的合作（如附表），延續了耆老入庫及部落詮釋的主要策略，之後臺博館與宜蘭縣大同鄉泰雅生活館合作的「驚見泰雅古文物-重現在大同」、與奇美文物館二度合作「當奇美遇到臺博」，皆延續了「奇美文物回奇美」的策展模式，皆企圖將部落自主選件策展的元素帶入「大館帶小館」的活動中，並強調部落觀點的詮釋。然而，每一檔展覽卻因為不同的展示策略、族群文化脈絡、展示資源效益等因素而有不同的發展，也呈現出臺博館「原住民文物返鄉特展」系列的多方嘗試。其中，臺博館與奇美文物館兩度的合作中在展示策略上即有差異：「奇美文物回奇美」將耆老入庫時雙方團隊所討論挑選的臺博館文物送回奇美部落展出；「當奇美遇到臺博」則是特別先由整個部落參與票選活動，選出希望能夠回鄉展出的文物，同時搭配由部落民眾自身、奇美文物館所典藏的一批在地文物共同展示，試圖產生不一樣的對話過程。由這樣展示策略的轉變可以觀察到由「部落自主發聲」的「文物回娘家」特展模式更進一步轉化為「由部落在地發聲」的「奇美觀點」詮釋的特展過程，後者試圖更加深化文物與部落的連結。將下來的「你有幾分熟？凱達格蘭歷史文化特展」則是以學者專家為主要策展人進行策展，融合地方族群文物的展示策略進行，較偏向以研究資料為主軸傳統策展模式。

與屏東縣獅子鄉文物陳列館連續兩年合作的「遙吟 e-nelja 榮耀 vuvu—獅子鄉大龜文古文物返鄉特展」與「Vuvu 的衣飾情：臺博館與臺大典藏獅子鄉古文物返鄉特展」可以說是臺博館「原住民文物返鄉特展」系列中的新的里程碑，在與獅子鄉館合作策展的過程中，除了獅子鄉館與部落代表的主動積極投入，進行較大規模的田野調查工作，臺博館亦是史無前例地投入了典藏、研究、展示設計、美編、公

關、教育活動規劃等相關資源，並多次與獅子鄉館代表進行策展會議、展場實地會勘等等，策展的規模明顯較過去案例提升不少。同時，本案在展示架構的規劃、展品的詮釋，以及展名的決議¹，也皆以獅子鄉館與部落的意見為主體，並以族語為展名，竭力實現以社群為主體的、部落發聲的展覽模式。與前面的策展過程比較，「遙吟 e-nel ja 榮耀 vuvu—獅子鄉大龜文古文物返鄉特展」似乎又將「部落主導策展」的理想提升至另一個境界，在物的知識掌握上，臺博館的角色也更趨近於從旁協助的「柔性推手」(smooth promoter)(吳佰祿，2011)角色，兩館對等的「夥伴關係」更為強烈；而雙方於隔年再度合作的「Vuvu 的衣飾情：臺博館與臺大典藏獅子鄉古文物返鄉特展」更顯示這樣的「夥伴關係」是長期性且活躍的。

經歷了「遙吟 e-nel ja 榮耀 vuvu—獅子鄉大龜文古文物返鄉特展」的迴響，打鐵趁熱的「Vuvu 的衣飾情：臺博館與臺大典藏獅子鄉古文物返鄉特展」從策展之初就讓策展團隊不斷思索如何創新，這也可能是未來各個「原住民文物返鄉特展」連續合作可能面臨的挑戰與限制。從博物館展覽推廣的角度來看，二度於同一地點舉辦以「文物回鄉」為主軸的特展，在宣傳上確實較難維持新鮮感；展示聚焦於生活服飾，亦缺乏如「牡丹社事件蕃社歸順保護旗」這般具有話題性的歷史物件，教育活動的豐富程度亦可能相對受到影響。所幸，臺大人類學系典藏以及在地文物的加入，不僅解決了臺博館典藏獅子鄉文物在數量與質量上的限制，也使展示內容更為豐富，同時兼顧文化地域的多樣性。再者，「Vuvu 的衣飾情：臺博館與臺大典藏獅子鄉古文物返鄉特展」以兩套分別來自臺博館與臺大的內文社、牡丹路社系男女服飾為焦點，將展示架構設計為對話、比較性質，提供觀眾更多思考的空間，與前次文物回鄉的綜合型展示有明顯的區隔。同時，策展團隊邀請在地服飾藝術家仿製此兩套服飾的織法、紋飾，作出兩套新的服飾，作為展場入口的重要意象，此舉除了以另一種形式傳達展覽與地方的連結，更進而呈現古物與新作的對話，暗示文化的傳承、延

¹ 本展展名的主要標題為獅子鄉館人員與部落開會後之決議，另雙方曾就展名副標題中是否使用「排灣族」或是「大龜文」有過一番討論，為使一般觀眾易於理解，臺博館方曾希望使用「獅子鄉文物返鄉特展」即可，但部落仍希望加入「大龜文」，最終以「獅子鄉大龜文古文物返鄉特展」為定案，此過程亦顯出雙方對於展名的不同考量（便於宣傳/表示自我定位）。

續與復興其實正在進行。此時，「遙吟 e-nel ja 榮耀 vuvu—獅子鄉大龜文古文物返鄉特展」所傳達「文物回鄉」的概念，透過「Vuvu 的衣飾情：臺博館與臺大典藏獅子鄉古文物返鄉特展」進而提升且轉化為「文化再現」的表述，由此來看，兩個展覽除了敘事的架構與內容差異，在反映當代脈絡的面向亦有層次上的不同。

與苗栗縣賽夏族民俗文物館合作的「maSpalaw: 臺博館賽夏族文物返鄉特展」基本上延續了之前與獅子鄉合作的兩案模式，除了入庫檢視文物、部落田調等工作外，雙方議定期進行策展會議，針對展示架構、文物內容、出版文宣、開幕活動等各個項目進行討論與合作規劃，同樣結合臺博館的文物與地方文物共同展出，展覽中並有過去文物持有者後代的大型肖像及訪問文字摘要，試圖加強博物館的「文物」與「人」的鏈接關係，並賦予賽夏族人的觀點詮釋。與臺東縣海端鄉布農族文化館合作的「kulumah in 回家了！—臺博館海端鄉布農族百年文物返鄉特展」則算是結合前面策展模式與經驗的一個階段性成果，其展示空間、文物數量與內容規模亦是各展中最大的，特展籌備與田野調查過程之詳備也較前面各案更為周詳。本展展場共有兩個樓層，分別以「女人的工作室」呈現傳統布農女性的染、織、繡三大技藝，以及「男人的工寮」呈現傳統布農男性的狩獵與農作生活文化，展示內容並結合海端鄉遷移史及部落族人田野調查的訪談成果，呈現海端鄉布農族人的生活物件、記憶圖像以及文化內涵。自海端鄉部落耆老入臺博館庫房檢視文物後，海端文物館即啟動一連串的田野訪談，邀請鄉內來自各部落的耆老與工藝師們，逐一對文物進行指認解說，並和其他耆老反覆確認與討論，後續並有二次延伸訪談，針對特定文物進行製作工法的記錄的工作，包括鞣皮、口簧琴、植物染等幾乎失傳的傳統技法工序都加以詳實紀錄，其中如鞣皮的工序就花了近一個禮拜來紀錄，並將成果以圖文影音的方式於展場中呈現。另外，兩層樓兩大主題的展示分別由海端鄉內數間私人工作坊、傳統藝師與獵人等搭建出織藝工作室、織藝作品展示及工寮場景，以做為展示焦點，增加展示詮釋的豐富性，除了部落的聲音與文物之外，並將部落在地的文化場景直接搬進展場之中。

附表：國立臺灣博物館「原住民文物返鄉特展」計畫成果

展期	展覽名稱	合作對象
98.08.13~99.06.13	奇美文物回奇美特展	花蓮縣瑞穗鄉奇美原住民文物館
99.10.23~100.03.13	驚見泰雅古文物重現 在大同特展	宜蘭縣大同鄉泰雅生活館
99.10.26~100.03.13	當奇美遇到臺博特展	花蓮縣瑞穗鄉奇美原住民文物館
100.11.16~101.04.29	你有幾分熟？凱達格 蘭歷史文化特展	凱達格蘭文化館
101.10.05~102.03.30	遙吟 e-nelja 榮耀 vuvu－獅子鄉文物返 鄉特展	屏東縣獅子鄉文物陳列館
102.11.01~103.04.26	Vuvu 的衣飾情：臺博館 與臺大典藏獅子鄉古 文物返鄉特展	屏東縣獅子鄉文物陳列館
103.12.05~104.06.07	maSpalaw：臺博館賽夏 族文物返鄉特展	苗栗縣賽夏族民俗文物館
104.12.12~105.08.28	kulumah in 回家了！ －臺博館海端鄉布農 族百年文物返鄉特展	臺東縣海端鄉布農族文化館

三、博物館與原住民的關係逐步改變

近代以來，博物館學界對於博物館與原住民關係的相關議題環繞著新博物館學的思潮所帶來的影響，大多集中在幾個議題，例如民族學博物館的展示對異文化再現的詮釋(如 Clifford, 1988, 1997; Karp & Lavine, 1991)，以及博物館的社群關係(如 Karp, Mullen Kreamer, & Levine 1992; Crooke, 2007; Watson, 2007)等等；也因應這樣的趨勢，自 1990 年代開始，臺灣的人類學界、博物館學界等相關領域學者對博物館物質文化、原住民的展示有了更多的關注。他們不僅檢視臺灣物質文化展示現況，思考物質文化展示的未來如何趨向脈絡化並與博物館事業的「終極關懷」切合(王嵩山, 1990)，進而關注博物館原住民展示中博物館展示的詮釋權、展示的觀點與對象、博物館與原住民的關係等議題(王嵩山, 1992; 胡家瑜, 1996、

2007；許功明 1998、2004 等)，展現出相關領域的學者已經意識到「他者的物件」(objects of others)(Stocking, 1985)這樣的博物館收藏與展示現象的影響，並關注原住民在此之中的角色，以及原住民與博物館的關係。進入 2000 年代後，針對博物館原住民展示的討論有透過異文化收藏角度的檢討與自省（李子寧，2005），亦有檢視臺灣原住民相關展示的變化、文化脈絡與權力結構的討論，這些論述最終亦嘗試提出可能去平衡異文化展示的作法，也曾針對「文物回歸」的議題進行相關辯證（胡家瑜，1994；陳翼漢，2003；李子寧，2005）。

在博物館實際業務層面，隨著臺灣各個博物館與原住民社群合作關係的多樣嘗試，針對各個合作案例的分析及省思亦隨之發展。大體來說可以歸類為下列幾項：一、展覽活動，如同臺博館、中研院民族所、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博物館（謝世忠，2008）、國立臺灣史前館（林頌恩，2008、2011）、順益博物館等館舍近年均有與原住民社群持續合作策展。二、教育訓練，包含一對一的重點館舍輔導、舉辦博物館各類業務的講座、工作坊等。除博物館主辦的活動之外，各館館員實際上也都頻繁地參與相關活動，擔任講師並提供相關資源，在此筆者無法一一列舉出來，但透過教育訓練與原住民社群建立關係的方式其實發展相當蓬勃。三、推廣交流，包含原住民文化展演、部落文化及產業的推廣、典藏資源整合、跨國交流等。四、協助部落傳統文化的復興及再製，主要為開放典藏資源（影像或是實物）以供傳統藝術、文史工作者檢視記錄，並以傳統工法再製，使藏品持續發揮效益，促進傳統文化的延續。

對於臺博館來說，「原住民文物返鄉特展」最先是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規劃的「大館帶小館」系列活動帶動，逐漸產生出結合臺博館優勢與部落強化關係的特展合作模式。最初，原民會「大館帶小館」的規劃其實並未對於雙方展示合作的模式提供範本，也並無具體的配套措施供兩館參酌採納，如此制度面的缺乏使得在這樣合作策展的模式中兩館角色定位不明，分工模糊，也使實際合作策展時遭逢不少困境（呂孟璠，2010、2011）；不過，卻也正因為沒有既定成規，參與館舍們或許憑著本身館藏的屬性、館員的專業與偏好、部落的立場與期待等等因素，卻也各自與某些部落社群及其地方文化館發展出

不同類型的合作關係，並且絕大部分為長期的、持續性的合作關係，反而成了原民會「大館帶小館」政策下最為驚喜之處。臺博館也因此由早期將其自身策劃好且固定主題性之展覽巡迴至多個原住民地方文化館舍展出的「巡迴展」模式，發展成與特定部落共同規劃、且針對該部落「量身訂做」、獨一無二的「特展」模式，同時也將臺博館本身與其源初社群的關係帶入更深的層次。

針對前述臺博館「大館帶小館」、「原住民文物返鄉特展」模式的文獻討論不少，包含透過真實的困境與挑戰後對於雙方合作策展模式的檢討與反思，進而提出未來建議與遠景（林頌恩，2011；呂孟璠，2010、2011）、展示中「物」的力量所帶來的感動與影響（李子寧，2011；吳明季，2011）、兩館合作模式之下其中各個行動者網絡的權力關係與能動性（廖珮珊，2011）、展示中原住民觀點的追求與實踐（Varutti, 2010；陳鈺茹，2012），以及兩館合作關係中不同角色，如大館方的 curator（吳佰祿，2011）以及小館方的駐館員、部落策展人（馬田，2012）對於展示背後的文化觀、策略運用、以及實際呈現合作成果的期待與焦慮。有趣的是，上述所列之文章其實已經初步呈現出「原住民文物返鄉特展」過程中多元的文化觀點，呈現包含國家博物館、原住民地方文化（物）館、漢人、原住民、西方人、學者、學生、博物館館員、文化館駐館員、部落代表、旁觀者（第三者）、推手(promoter)、實驗者、創新者等各種角色排列組合，同時，這些文章共同的特點仍是關注策展過程中部落聲音的呈現，但較為可惜之處則是缺乏一般部落民眾的觀點，不免令人好奇源初社群自身如何看待這樣透過「物」串聯起的兩個館、兩個社群的知識與資源整合過程？又是如何定位自身在此之中的位置？如何看待與博物館的關係？這些都是日後相關研究值得深入探討的層面，相信也是每一位「原住民文物返鄉特展」參與者深感興趣之處。

四、反思及討論

原住民觀點的實踐

上述幾個案例的策展過程與形式內容不盡相同，展示成果也是各異其趣，各有其啟發的迴響與議題，似乎也揭示臺灣博物館界與原住

民社群關係各種可能的發展，同時也點出了其中的複雜性。首先，博物館與原住民社群所代表的文化（物）館、工作室等在本質上、結構上、資源上本就極為不同，彼此的合作關係本就充滿挑戰，再者參與成員（尤其雙方主導合作的重點人物）對於合作的期待與目標不見得相同，此外，博物館與部落的特性、外在環境的變因（如文化政策、上級單位、資源結構、社會期待等）等等因素環環相扣，在在影響每個案例的過程與結果，其中需要不斷的溝通與協調方能進行，卻也因此使每一次的合作都有著獨一無二的經驗，產生不一樣的火花。然而，從活動的性質與內容以及參與人員的論述來看，其實博物館不斷在強調及追求的終極關懷是一致的，即原住民觀點的實踐。

對民族學博物館來說，相較於過去不論是在展示甚至是收藏異文化物件時，傾向以少部分人的想像和期待為出發點，建構出一種「他者的想像」（李子寧，2005），原住民觀點的實踐反映在部落取得詮釋的權力，而透過這樣的合作關係似乎得以最直接地提供原住民社群發聲的機會，也使博物館的「物件」重新與原住民社群產生連結，賦予其更多元的意義。民族學博物館因為異文化比較研究而生，如今再度走入在地源鄉社群，回歸在地觀點，體現人類學回饋的精神；不論是在合作策展、教育推廣，或是物質文化研究方面，都能夠埋下出建立關係的種子，甚至未來成長為一座永續經營的森林。

然而，由案例中發現儘管博物館與原住民社群的合作策展次數頗多，但過程中其實仍不免由博物館主動策劃居多，合作的原住民社群對象亦取決於博物館的選擇，原住民觀點的呈現似乎已有先天上的限制；同時，原住民社群的參與其實並未確保原住民觀點全面的呈現。因此，是否能有一個機制得以檢視原住民觀點的實踐程度，仍是一個疑問。此外，原住民社群中的菁英份子（不論是權力、學術、社會地位、資源分配、與部落的關係等面向上）似乎仍無可避免的成為主導性較強的角色，其觀點又是否能代表眾人的觀點亦有待商榷。另外，不可忽略的是政府公部門的力量與文化政策的導向其實直接或間接促進案例中幾乎每次的合作，對於資源分配與權力結構有著一定程度的影響力，也必定影響這些原住民觀點呈現的過程。

如此來看，原住民觀點的全面實踐並非輕易之事，也絕非蜻蜓點

水式的短期合作能夠達成；如何避免與原住民社群的合作流於形式與制式化，如何深入耕耘並長期經營這樣的合作關係，是博物館應該致力的目標，也是過程中必須時時自省的問題。博物館與原住民社群的合作仍有許多值得思考與修正之處，每一次的經驗也都是雙方的摸索、學習與磨合的過程；無論如何，由前述案例看來，原住民的觀點實踐至今已達某種程度的發展，並帶來各種創意與驚奇，惟未來仍有更多的發展空間，留待每個參與者去努力發掘。

交換與互補：合作關係中知識權力的轉移

除了博物館試圖找尋原住民觀點的呈現方式，其過去握有的知識詮釋權在這樣的合作關係中亦有轉移。前述的實際案例表面上呈現出較具備學術功能與當代博物館學知識的大型博物館傾其力協助不論在地理位置上、資源分配上、典藏與展示技術上較為邊陲的地方型博物館以及部落工作室等，似乎隱含著「輔導」與「傳授」的意味；然而，部落能夠提供的物件脈絡化、在地詮釋的觀點卻是博物館所缺乏的。如果博物館的典藏意味著物件再也無法與其原有的文化脈絡接軌，無法與人再度發生關係；那麼，隨著時間的流逝、文化傳統的式微，最終典藏所延續下來的，僅僅是其作為博物館標本的價值而已。民族學博物館的收藏在 21 世紀面臨這樣的挑戰，而臺博館與源初社群透過「原住民文物返鄉特展」重新建立關係則開啟一個新的契機，透過文物與源初社群強烈的連結，將兩者的夥伴關係致力於文化再現、教育推廣、傳承與復興上，除了給源初社群帶來直接的感動外，在過程中及後續可能引發的效益也賦予這樣一個行動更多元的意義與詮釋，得以消弭博物館與地方、文物與社群的距離。

姑且說這是一個兩者相互摸索、共同學習的過程，其中兩者對於物件的知識面向不同，博物館握有學術的、收藏歷史的、典藏技術的知識，源初社群則有生活經驗的、文化功能的、情感認同的知識。這些知識透過這樣建立關係的過程接觸碰撞，卻也造成了雙向的、對話的、互補的轉移與流動，如同 James Clifford 曾就文物的展示詮釋對都市博物館及地方文化中心進行比較，提出「交換與互補」(exchange and complementarity)這樣的概念，得以取代單一機構單

向詮釋的不完整，呈現物質文化的多元面向(Clifford, 1990:242)。從這個角度來看，前述博物館與源初社群建立關係的過程，在物質文化的不同面向上，確實呈現了某種程度的「交換與互補」；而這樣的「交換與互補」也進而使「大館『帶』小館」有了重新被定義的可能，誰的知識「大」，誰的知識「小」，誰的知識又足以「帶」誰，似乎並未有絕對的定位。

最後，當過去握有物件知識與詮釋權的「大館」將這樣的權力釋放，而由代表源初社群的「小館」主導物件的知識詮釋與傳遞，期盼這樣的「交換與互補」得以達到過去博物館單向詮釋物件的某種平衡的同時，這樣的嘗試如果從觀眾的角度來看，是否影響其理解展覽內容與取得知識的過程？多元展示觀點的詮釋是否為當代博物館教育提出更多的可能性，抑或是提出新的挑戰？

博物館教育與源初社群展示

以物件為基礎達到知識傳遞的目的是博物館教育獨特的教學機制，觀眾與物件的互動所帶來的知識傳播則是展示實踐的重點目標。作為學校之外的教學與學習場域，透過物件的學習本身或許可以視為學校教科書式教學的互補機制，提供學習者不同的學習體驗；同時，使用物件傳遞知識的教學也暗示了博物館展示獨特的表述方式：以物件做為一種符號，並將符號排列與組織進而轉化為展示的過程(Pearce, 1992)。然而，在博物館與源初社群建立關係的過程中，這樣的表述方式是否因而有所不同？原住民地方文化(物)館從展示場域、觀眾組成到資源設備，與一般都市型、中大型博物館並不相同，這樣的差異是否影響或改變博物館的表述方式？而原在博物館場域中被博物館人員挑選與重組以向公眾傳遞知識的物件，如今回到了源初社群的展示場域，且由不同與以往的行動者參與排列與重組的過程，其成果會有什麼差異？對於知識傳遞又有什麼不同的影響？

觀察這種博物館透過物件建構並試圖傳遞知識的過程固然有趣，作為知識接受者的觀眾如何去感知、解讀，並且將物件與其自身的知識經驗背景連結，賦予物件不同意義的過程同樣令人關注。若以案例中的源初社群來說，其對於物件與其文化知識的理解本就有別於

一般觀眾，物件作為標本的「歷史證據」特質其實不見得那麼強烈且重要，反而作為「喚起文化經驗」、「建構情感認同」的媒介性質較為突出，物件本身在情感上的意義(emotive meaning)可能甚至超越了感知上的意義(cognitive meaning)(Hein, 2000:77-80)，此現象亦呼應了不同先前知識(prior knowledge) (Roschell, 1995) 的觀眾對於展示中物件符號的理解與連結不盡相同。因此，展覽作為觀眾閱讀的文本，如何透過與觀眾互動的過程而產生意義其實至關重要，當源初社群的策展代表必須以自身的經驗與感知，透過文物的展示建構出對自身文化的想像，並將其認為重要的知識傳達給我群，除了意味著不同行動者所能賦予物件全然不同的可能性以及其文化詮釋的多元呈現，源初社群觀眾如何看待、理解及感知這樣文化詮釋同時有助於博物館尋找與其建立關係的媒介；如能觀察源初社群如何透過物件的挑選、重組，體現與傳遞知識的過程，進而與博物館透過同一批物件傳遞知識的過程比較，對觀眾接收知識的方面又有什麼樣的影響，定是日後相當有趣的研究。由此層面來說，博物館與源初社群透過策展建立關係的過程，除了某程度提供展示文化詮釋的平衡，似乎也暗示當代博物館教育更多的可能性，尤其提醒我們進而思索，博物館教育究竟如何教育，是誰的教育，教育的對象又是誰？

最後，單由物件本身的意義來看，其在博物館與源初社群互動的過程中亦跟隨不同群體與觀眾轉換。物件原為博物館的典藏品，但在博物館與源初社群建立關係的過程中，物件又成了博物館與源初社群建立關係最重要的媒介；其做為媒介的形式可能有各種有形與無形的樣貌，例如當作博物館的出借品(loan object)、歷史證據、文化資產；同時也具有引發情感認同的媒介、知識權力的象徵（文化脈絡的知識以及文物保存的知識）等等的意義。臺博館與源初社群共同策展呈現出不同知識體系透過同一批物件而被呈現的過程，其中的知識亦有全然不同的可能性，透過不同行動者參與的知識建構、傳遞與接收的過程，物件亦有不同層次的意義。

五、結論：博物館與原住民社群關係的永續

臺博館與其源初社群的關係透過「原住民文物返鄉特展」計畫而

有了多樣的發展，對於兩者本身的持續經營來說，雙方的合作、知識的交換與互補提供了一個雙贏的機會，一方面博物館能與其源初社群連結、回應其需求，進而補足其缺乏的在地脈絡化，使其典藏文物持續與社群互動，發揮更大的效益，體現博物館的社會責任；另一方面，源初社群透過重新與傳統文化連結，重建情感認同進而凝聚部落、延續並發揚其傳統文化，透過地方文化（物）館的資源發展出不一樣的展演、推廣、行銷模式，帶動部落發展。這樣雙贏的結合某種程度暗示了博物館與其源初社群未來越益強烈的共生關係，但如何維持長期的互動關係卻同時考驗著雙方；為了落實博物館與源初社群關係的永續經營，除了外在大環境的支持，博物館與源初社群兩端的內部力量更是關鍵。因此，如何整合雙方資源並有效的合作，進而落實永續經營的理想，是所有行動者的挑戰與目標；尤其如何避免流於形式的合作，而能夠真的深入回應源初社群的需求，亦是博物館應該時時自省的問題。

博物館的物質性、視覺性，以及其所代表的傳統與歷史，本就使其極容易成為一個凝聚、建構社群認同感的媒介；而當代博物館受到新博物館學思潮影響，必須時時與社會脈動連結，回應觀眾的需求，源初社群作為一群與博物館更為緊密連結的觀眾，博物館與其建立關係的方式亦有更深層且豐富的形式，尤其物件在其中的角色與意義甚為關鍵。本文初步將臺博館十年之間所執行的「大館帶小館」計畫成果進行資料整理及討論分析，針對其中原住民觀點的呈現、知識交換與互補的過程、博物館教育機制等面向提出看法，從中思考臺博館在透過此計畫利用文物與地方社群建立關係的同時，如何因應當代族群及社會議題，並回應源初社群的需求，同時體現在下一階段的「原住民文物返鄉特展」計畫之中。作為一個公眾教育機構，今日的博物館不再是單向知識傳授機構，也不僅呈現學術研究的獨自表述；透過與源初社群關係的改造，博物館應去重新思索如何去趨近其中性(neutral)的性質，成為一個各類行動者對話的平台，促進知識交流、整合與拓展，進而更有效益的提升博物館的教育功能。

參考文獻

- 王嵩山。1992。文化傳譯－博物館與人類學想像。臺北：稻鄉，1992。
- 李子寧。2005。從殖民收藏到文物回歸：百年來台灣原住民文物收藏的回顧與反省。博物館、知識建構與現代性，王嵩山主編，頁 23-36。臺中：自然科學博物館。
- 李子寧。2011。再訪·「接觸地帶」：記奇美原住民文物館與國立臺灣博物館的「奇美文物回奇美」特展。臺灣博物季刊，30(2)頁 4-13。
- 吳佰祿。2011。「當奇美遇到臺博」特展策展面向：博物館人的期待與焦慮。臺灣博物季刊，30(2)頁 20-27。
- 吳明季。2011。物的力量—從奇美文物回奇美到恢復失傳祭典儀式，臺灣博物季刊，30(2)頁 14-19。
- 呂孟璠。2010。「大館帶小館」的觀察與反思—由「驚見泰雅古文物重現在大同」特展籌備經驗談起。人類學知識與博物館之收藏展示工作坊，2010.12.12，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及國立臺灣博物館主辦。
- 呂孟璠。2011。文物返鄉與部落詮釋：「驚見泰雅古文物：重現大同」特展籌備之我見。臺灣博物季刊，30(2)頁 28-35。
- 林頌恩。2008。文化館界的海角七號+大學醫院界的醫龍小組=不能說的秘密—談史前館與原住民社區非常移動的展覽合作關係與案例。文物移動與博物館合作工作坊，2008.12.13，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及國立臺灣博物館主辦。。
- 林頌恩。2011。是意義還是義氣？以史前館為例談博物館與部落合作展示詮釋背後的江湖之道。博物館展示的景觀，頁 354-355，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
- 胡家瑜。1994。民族學收藏與原住民文化保存的問題。博物館學季刊。8(3)頁 11-17。
- 胡家瑜。1996。從民族學研究到異文化展示：由臺大人類學系原住民物質文化特展談起。考古人類學刊 51 期，頁 146-164。臺北：臺大人類學系。
- 胡家瑜。2007。博物館、人類學與臺灣原住民展示－歷史過程中文化

- 再現。考古人類學刊 66 期，頁 94-124。臺北：臺大人類學系。
- 許功明。1998。博物館與原住民。臺北：南天 1998
- 許功明。2004。原住民藝術與博物館展示。臺北：南天 2004
- 陳翼漢。2003。博物館的藏品是誰的？：幾個文物回歸例子初探。博物館學季刊 17(3)頁 35-52。
- 陳鈺茹。2012。論合作策展中原住民觀點之呈現：以「奇美遇見臺博」特展為例。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碩士論文。
- 廖珮珊。2011。移動的人與物：大館帶小館「文物回娘家」特展網路的權力關係。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謝世忠。2008。大學博物館與原住民文化館的時空交會—臺大人類學系舊影像的部落再現。文物移動與博物館合作工作坊，2008. 12. 13，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及國立臺灣博物館主辦。
- Clifford, James. 1990 Four Northwest Coast Museums: Travel Reflections. Exhibiting Cultures: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seum Display, I. Karp and S. Lavine(Eds), (pp212-254). Washington and Lond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 Crooke, Elizabeth. Museums and Community: ideas, issues and challenges. 2007. London, UK: Routledge.
- Hein, Hilde S. The Museum in Transition 2000. Washington D.C. and London: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 Karp, Ivan and Steven D. Lavine (Eds.) 1991. Exhibiting Cultures: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seum Display. Washington D.C. and Lond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 Karp, Ivan, Christine Mullen Kreamer and Steven D. Levine (Eds.) 1992. Museums and Communities. Washington D.C. and Lond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 Peers, Laura and Alison K. Brown (Eds.) 2003. Introduction. In Museum and Source Communities(pp1-16). New York: Routledge.
- Phillipes, Ruth B. 2003. Community Collaboration in Exhibitions: toward a dialogic paradigm Introduction. In L. Peers & A. K. Brown(ed.), Museum and Source Communities (pp.155-170). London, UK: Routledge.

- Stocking, George W. 1985. *Essays on Museums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Objects and Others-- Essays on Museums and Material Culture*, George W. Stocking (Ed.), 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Varutti, Marzia.2010. *Learning to share knowledge: collaborative projects between national and indigenous museums in Taiwan*
- Watson, Sheila (ed.) *Museums and their Communities*.2007. London, UK: Routledge.